

LIANGQING
RUOSHI
JIUCHANGSHI



两情若是久长时

陈国凯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两情若是久长时

陈国凯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何阳

两情若是久长时

陈国凯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插页 5 字数 203,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10078·3850 定价：2.20元

陈国凯的小说天地

——序《两情若是久长时》

蒋子龙

每个作家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小说世界，都要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

国凯兄的小说天地是什么样子呢？我曾怀着好奇、激动、钦羡乃至妒忌的复杂心理常闯进去观光考察，流连忘返，仿佛体验了当代人的全部经历——从最痛苦的到最快乐的，从最丑恶的到最高尚的。

他的小说天地既现实又神奇，既荒诞又真实，既新颖丰富又非常矛盾和孤独，既缠绵悱恻又坚强有力。

一部中篇小说《下里巴人》写了近十个普通人不普通的一生，血淋淋惨不忍睹的生死搏杀，更象一部紧缩的长篇。

作家虽然有时以社会批评家的面目出现，但更多的是把笔锋指向人类本身——人的虚伪和自私。复杂的永远无法协调的人际关系，做为社会动物的人却不能适应自己创造的社会，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人的内部世界的自相矛盾，构成了他小说里

那种深刻的悲剧性。

刘玲突然死去，却让读者丝毫不觉得突然。“辣笔著文章”，陈国凯敢于把人物逼上绝境！

老松变成了哑巴，刘秀兰变成了哑巴，胡大光也变成了哑巴，待到他再能够说话时，已经不大会说人话了。生活中的不幸没完没了，作家着力刻画生活的艰辛和荒诞，不就是为了揭示人物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吗？让人感到他的小说天地似乎分三个层次：人、社会、自然。他的笔触经常“突进到社会和自然的内部世界”，探求人性的奥秘。令读者的灵魂震颤。

《下里巴人》中关于描写“文化大革命”的那一节是较弱的，来得生硬而急躁，不象小说的其他章节那么新奇别致。看来国凯兄不擅长正面表现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他的优势是把感情形象化，甚至是强化。通过人的感情反映深刻的世界，丰富的人生，各种各样的尘间情态。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感情现实主义”。

正是揭示了人的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才使陈国凯的小说内涵多向并有很大的包容性。显得知识面极其宽阔，好象作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文明世界的各色人等，尤其工业社会的生活，进入他的笔下都是无比从容，驾轻就熟。有时兴之所至信笔一挥就拉出一块生活，如《离婚》中的钟秀萍在手术台上的感觉，《下里巴人》里关于工厂单身宿舍里光棍们的破坏力的描写……凡作者按捺不住拉出的每一块生活，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小社会，一座工厂。

陈国凯生活的视角相当广阔，这种广阔有点象音乐，在空气中弥漫，充塞所有的空间。只有感情丰富才能达到这样的广阔，他的小说不就是依仗感情波动的旋律来征服读者的吗！他往往通过人物感情生活的悲喜剧来表现社会生活，通过离婚的风波

表现钟秀萍的命运，通过刘秀兰的命运表现那个疯狂得变了形的时代。视角的变换，强烈的人性，涉及工业社会的各个角落，让人思索尘世间的一切，让读者看到人的价值。

我同意用人物深入人心的程度来评价小说的真实性。有愿意无动于衷地看小说的读者吗？艺术就是要用感情感染人，每个读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感受来领略小说中的情节，在阅读的过程中愿意深思一番，体味一番，激动一番。愿意麻木一番的读者大概很少吧？

国凯的小说象一条河流，你只要打开书，就身不由己地卷入他的激流之中。他具有多面性的才能，因之他的小说也给人以变化感和丰富感。

无疑他是很会写故事的，他笔下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有生动活泼的性格。但他又从从不编造惊人的故事，他喜欢平常人的平常事，家长里短，儿女情深，善于抓住眼前的生活。他创作的焦点大多都对准痛苦的人生和变化莫测的社会。使他的小说不脱离人民的生活也不脱离历史的进程。

我不认为现实主义力量已经失去了意义。一部艺术作品到底是局限在个人色彩里更丰富深刻些，还是高于个人的生活领域更丰富深刻些？一部艺术作品要抹掉作者的个人色彩是不可能的，这并不妨碍我赞成这样一个观点：“每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客观和非个人性质的，但又丝毫不影响它感染我们每个人。”

表明一个人物是什么样的角色，不能光看他说什么想什么，有行动才有事物。“行动即人物”，行动就是故事，就是情节——这构成了陈国凯小说的主要现实，这也是他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依据本身经验看世界和从本身经验看自己结合起来。

我有时不免感到惊奇，国凯兄怎么会熟悉这样众多的各种不同阶层的妇女：女工、农家女、女干部、旧社会的妓女、现代时髦女郎、有知识的女性，等等。有温柔善良的，有泼辣厚道的，有粗俗淫荡的，有阴毒奸诈的。性格、命运各不相同，有的几个、十几个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有的单线发展、各安天命。有的小说大起大伏，时间跨度十几年，有的则如轻风徐徐，细细道来。正是这许多色彩缤纷的妇女形象形成了陈国凯小说的独特风貌。

尤其写起那些不幸的女人，作者就来神了。从她们的灵肉、衣饰到语言，无不维妙维肖，细腻真切。对于揭示她们复杂的心理结构，表现她们思想意识的底蕴，作家充满自信——这一点特别令我眼红，我写起女人来总是那么吃力，他则显得轻松自如。我甚至以为国凯兄的语言成就更多地体现在对妇女形象的刻画上。

相比之下，有些小说中的男人形象就逊色多了。好的太好（如许文光），坏的太坏（如朱大全），这种强烈的对比虽然未必不符合客观现实，也容易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但作为揭示人物灵魂的重要手段毕竟显得简单，难免肤浅。相对来说也削弱了女主人公的形象及小说的内涵，设若钟秀萍嫁的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无赖，仍然不能不离婚，其意味岂不更深长？至于许文光搞改革的路数，刘振民那些讨厌的官腔，简直跟陈国凯小说的风格不协调。好在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所占的分量是极小的。

马克吐温讲，故事有好几种，最难讲的是幽默的故事。善幽默会讽刺是作家智慧的表现，国凯兄恰恰具备这种令人羡慕的幽默才能。他写了许多幽默小说，这些小说集中编在《文坛杰异》一书里，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仍保留了作者一贯的幽默风格。

我以为最能体现国凯兄幽默才能的是他的语言，纯熟、机智、诙谐、隽永、挥洒自如。他以特有的灵气和幽默驾驭着小说的节奏和语言的韵律。好象他总是毫不费力地、游刃有余地推着自己文学的独轮车前进。幽默仿佛就潜伏在他的笔尖上，读他的轻喜剧型的小说、言情小说、幽默小品自不必说会非常轻松愉快。就是阅读他的有着悲剧的诗境的小说，字里行间也会感受到他那深刻的乐观精神。有时这种乐观精神跟深刻的悲剧色彩揉合在一起，愈喜愈悲，愈悲愈喜，形成特殊的韵味，更加深刻动人。

也许正是这幽默的品格，才使他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跟总把自己当作注意的中心，自以为是，滔滔不绝，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己，做渊博深奥状的作家相比，人们往往更喜欢真诚而幽默的作家。

国凯兄行文时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惊人的想象力。也许身体瘦弱又常闹点小病的人，想象力就格外丰富发达。

六年前，文学讲习所聘请秦兆阳老师辅导国凯兄和我两个人。不管论年龄还是论创作成就，他都是我的老大哥，或称大师兄，我当然希望能从他身上讨得一点写作的经验。他很快便赢得了我的尊重。

有性格的人才会有丰富的想象。

他的外表绝称不上是什么“金刚力士”或“长躯大汉”，却又爱激动，古道热肠，仗义疏财，容易受别人的鼓动。因此才敢面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各种真实事件，舍弃杜撰和臆造，使想象有了真实的天空，广阔的大地，坚实的翅膀。

他很谦虚，公众场合，待人处事绝不出风头，甚至不愿多说话。即使在写作的时候也总是躲在自己小说的后面，极少看见

他出来发表什么宣言，举个什么新鲜旗帜。因此他的人好象远不如他的小说有魅力。

他又很固执，绝对是个有主意的男子汉，在生活上是如此，在创作上亦如此。以自己瘦弱的身躯钻进一个宽阔而复杂的人的世界，以自己的全部感受做工具，通向一个个人物的灵魂，通向整个世界。因而他不缺乏想象。他仿佛把自己的精血都给了作品，剩下的那副皮囊才老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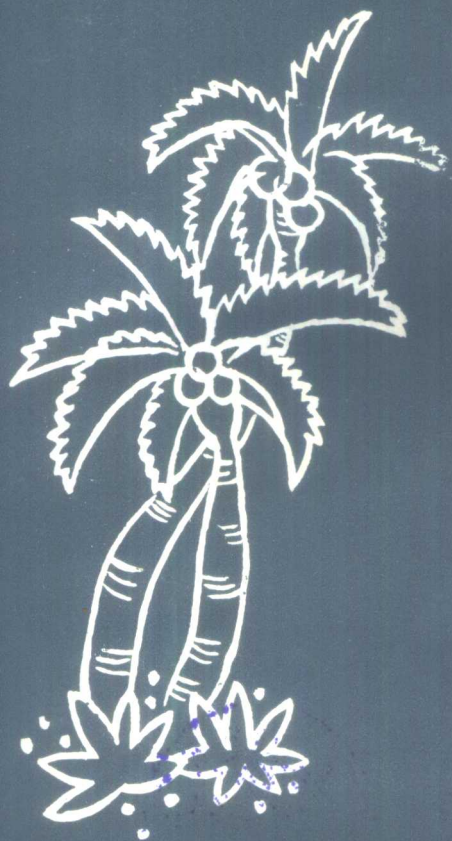
他十分敏感，艺术型的气质过重，不了解他的人总觉得他身上有某种不大协调的东西。作为普通人，他也许是低能的。但是看他的小说就会觉得灵感——这个十分难以捕捉的小鸟，老是喜欢落到他的稿纸上。想象孕育灵感。他的身体配不上他那个想象力丰富、思维敏捷的大脑，才让人感到他整个人有点不大协调。

不了解作家的创作成就，就无法理解作家本人。国凯兄是个想象力丰富且具创造性的人，同时他又是个充满“多种矛盾才能”的综合体。

作为他的朋友、读者，我们的交往喜欢不拘形式，早就去掉了一切影响开诚相见的障碍。但是作为一本小说集的序言，这样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怎么收得了尾？会不会惹读者厌烦？

关于陈国凯这个人，关于他的小说，我确实还有一些话要说。然而在他的书里，我又确实不宜多说。希望宽容的读者原谅我的不知趣和不自量力。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八日



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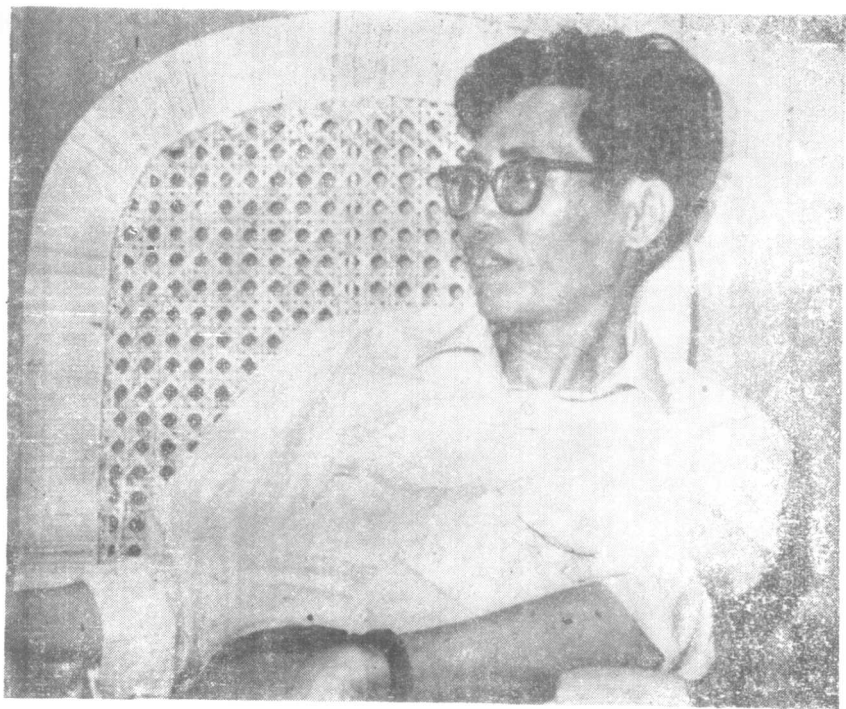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作者十篇近作。其中《两情若是久长时》、《离婚》、《下里巴人》为中篇小说。

陈国凯是以写南国工人生活著称的中年作家。本书大多是写改革中的工厂新貌和丰富多彩的工人生活。《两情若是久长时》写老厂长刘振民在离休后关心厂里的生产以及他的家庭生活和爱情风波，写得饶有兴味，发人思索。《离婚》写几位青年女工离婚后的生活。作者在写她们痛苦的遭遇时，着重揭示她们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下里巴人》主要写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遭遇。作者用深沉的笔调描述了社会的弃儿刘玲、从农村来到工厂的少妇秀兰和饱经沧桑的工人老松头的悲惨命运，从中窥见“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

作者还以敏锐的目光，迅速捕捉改革潮流中的新事物和新观念，表现南国开放城市绚丽多彩的生活，给读者带来新鲜的南风气息。

作品情节曲折动人，充满深刻的人生哲理，给人留下深刻的启迪。



作者像

目 录

陈国凯的小说天地..... 蒋子龙 1

两情若是久长时..... 1

离婚..... 62

下里巴人..... 129

根叔..... 225

羊头..... 232

强人..... 234

出乎意料..... 246

出国归来..... 260

并非荒诞的故事..... 273

两情若是久长时

—

轰隆一声巨响，惊天动地，象一枚巨型炸弹在厂区爆炸，高压机炸了。厂房飞了。机器废了。人们的狂呼声、叫喊声、凄厉的哭声混成一团。毒性气体弥漫空间。一群群职工昏倒，呕吐、抽搐、挣扎……消防车拉着尖厉的笛声，救护车响着催命的铃声。整个工厂处于毁灭状态。

快！他抓起电话，电话不灵了；飞奔下楼，司机不见了，也来不及找司机了。象战争年代听见枪声，迎着火光上。他飞奔到中心调度室，调度室的人都瘫在那里。指挥中心失灵了。“厂长，工厂完了……”谁的声音，在空间响起的巨大回音？他直扑车间。一团糟。各种尖声怪叫，厂房在倒塌，地皮在颤抖，烟囱在倾斜，气柜升空，仓库起火。他跌跌撞撞地向车间飞奔，跌倒了，爬起来，迎着火光爬去。爬呀，爬呀，全身着火了。戴着防毒面具的消防员从车间抬出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从他身上跨过

去。又嘭的一声巨响，脚下的地皮开裂了。一堵大墙向他身上压来，他呀的大叫一声。

他醒了。一场恶梦——从未作过的恶梦。他浑身冷汗，心口还噗噗地跳。一伸手抓住床头柜上的电话筒。

“接调度室。”

“谁？”深宵值班的调度员粗声粗气地问。听声音，象他的儿子刘志高。

“是我——刘振民！你是志高吗？”

“是的，爸爸，你有什么事？”

“厂里有事吗？”他问。

“你问哪一方面？”

“生产上没有事吧？”

“平安无事，设备运转正常，几个班连续高产。放心睡你的觉吧。”儿子的声音平淡、冷漠。

高产！很好！但后面这句话很刺耳，他突然提高了声调，厉声地说：

“越高产越不能粗心大意！调度室是全厂化工生产的指挥中心，化工生产牵一发动全身，要严密监视设备运转情况。听到没有？（没有回答）高压机没出什么事吧？这是厂里的心脏岗位，要特别注意——”他还想再说几句，儿子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告诉过你了，一切正常，平安无事。这个月连续高产。新厂长比你干得好！”

儿子将电话挂断了。

刘振民很生气，儿子居然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简直是目无尊长！后面这句话更是明剃眼眉。他气得想再接通电话骂儿子

一顿，但是骂什么呢？儿子说的都是实话。新厂长的工作确实比他干得好，他承认。

他终于放下了电话话筒。

天未亮，工人新村好象还在熟睡，静寂得很。刘振民看看手表，夜里三点多钟。上了年纪的人睡觉少。刚才一场噩梦，一团怒气，使他睡意全消。他摸着打火机点燃一支烟，也不亮灯，就呆呆地坐在藤椅上等待天亮。

秋深了。月光很清。书台上镀了一层铅华般的月色。一片秋叶从窗口随风飘进来，落在书台上，从窗口灌进来的清风带着深秋的凉意。窗外天幕上，圆月在微笑，星星在眨眼，聚合无定的云朵在飘游。秋虫啾啾唧唧地唱着秋天的歌，有点儿凄婉，有点儿悲凉。

他是三个月前办理离休手续的，自觉精力尚健，还可以再干几年。现在一声“退”，尊敬的刘振民同志，你忠心耿耿为革命操劳了大半生，该下马休息，享享社会主义的清福了。原市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他在部队里的老上级找他谈了话。老上级一向话不多，拍着他的肩膀，面带笑容，声调却颇为严肃：

“振民，我们对革命再作点新贡献——一块儿离休吧。再赖着不走，我们就无法向后辈交代了。”

刘振民也只说了一句：

“我拥护党中央的决策。”

事情就这样定了。后来，市委组织部下了一道命令：免去刘振民同志的厂长职务，办理离休手续。

尽管他早有思想准备，但看着市委组织部行文中那句干巴巴的话，他还是发了呆，往肚子里灌了过多的茶水。

一切都仿佛来得太快，去得太匆忙。好象事情刚刚开了头，就骤然间结束了。厂党委书记被上级任命为厂里唯一的顾问，他连个顾问都不是，这就是说，亲爱的同志，请你安安静静地在家里呆着吧；在街上蹒跚蹒跚吧；打打扑克下下棋，看看电影钓钓鱼吧；或者象家庭妇女那样逛逛菜市场，买点好菜好酒，酒足饭饱之后，就等着黄昏、落日、月上、星沉吧……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颇有度日如年之感。

又点燃了一支烟。一颗流星拖着光灿灿的尾巴从天边落下去，消失在无边的天宇里。夜凉如水。

他不无气恼地想起他的儿子。他不明白家里为什么净出些“叛徒”。妻子李玉珠是个绝情人，“文化大革命”的年头，他正在“牛棚”里饱尝“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苦头，妻子却递给他一张离婚申请书请他签字，然后带着年纪很小的一儿一女离开了他。离婚书一发到他手上，他就撕掉了，当她死了。复职之后，厂党委书记劝他尽快结束光棍生活。对他说：如果不想找新的伴侣，看在儿女面上，就捐弃前嫌，破镜重圆吧。这些话，他听也不想听。他不能原谅家里这个绝情绝义的女叛徒。他对自己的儿女倒是不乏思念之情的。不过，看来儿女也不是东西，可能是受李玉珠的影响太深，女儿从来不见他。他搭过几次口信叫她来，她不来，连回音都没有，好象世界上根本没有他这个父亲。儿子虽然回来了，但父子之间的感情上象砌着一堵墙。半年前，父子俩吵了一架，他再不回来了。这儿子也算白养了！

是厂党委书记将他的儿子弄回来的。大前年的一天，厂党委书记将刘志高带进厂里，安排他在厂调度室工作，又领着他来到刘振民跟前。儿子一声“爸爸”，使他很动情，真想走前去将儿子搂在怀里痛哭一场。然而说出来的是一句很严肃的话，